

新天報文藝叢書之二

# 巷戰之夜

抗戰長篇小說

張恨水著

南京新報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



中華民國卅一年十二月初版

# 巷戰之夜 一冊

每部定價國幣一圓 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著作人 張恨

發行人 陳銘

發行所 重慶中  
南京新民報

印刷者 南京新民報重慶

版權印  
所必  
有究

# 抗戰數年來之兒女悲喜劇

## 首都淪陷日之英雄鐵血錄

張恨水君  
偉大貢獻  
抗戰言情  
長篇小說

# 大江東去

新民報  
文藝叢  
書之三

全書二十餘萬言共計二十回  
有聲有色……可泣可歌

不日出版

張君以社會言情小說，馳名於世。抗戰以還，乃少此類作品。本書係描寫京滬作戰時，一抗戰軍官家庭之變化。以兩軍官一少婦為其中主角。寫軍官則大義凜然，寫少婦則情深一往。寫亂世夫婦之悲歡離合，既無可捉摸，寫忠難朋友之生死交情，亦慷慨動人。全篇描寫細膩，佈局變幻，決不減張君以往成名諸作。其中述及軍官守光華門一段，驚天地而泣鬼神，且為當年事實。而於敵軍殺人如麻，造成人類大慘案一節，筆者亦多方敘述，藉勉國人。凡此，吾人尤不當以平常社會言情小說視之也。本書原於二十八九年，在香港報紙揭載。因當時英日未曾開戰，不易暢所欲言。現經張君從新改作，即將出版。特此預告。



情，向來在報上雜誌上發表的東西，無論多少字，如無人主張出單行本，我是不管。這篇小說，未嘗例外。只因三年來，幾次有人要轉載這篇小說，竟把這篇全文，託人在報上抄了一份保存着。這顯然是沒有出單行本的計畫的。

近來幾位朋友，鼓勵我多拿舊稿出書。我因此將手邊現成，拿出來檢閱一遍，覺得也還可耐。便改名爲《春》之夜，以便出版。但因這一改，又感覺篇中故事，於春脫，於夜，未能發揮盡致。而結構不簡直，生平很少這樣寫法。思量過幾遍，就在全文之上，加了第一章與第十四章，按個一頭一尾。我不敢說是畫龍點睛，彷彿這就多了一點曲折。正如畫山水的人，添一個歸樵，添一段暮雲遠山，或者可說畫的人，多有一點興趣吧？

# 巷戰之夜目錄

- 一 週年紀念
- 二 車站上的人潮
- 三 散後之家
- 四 事變之前夜
- 五 勸搖者之警州
- 六 暴風雨將來時
- 七 流彈橫飛下
- 八 炸起了中國男兒的怒火
- 九 天津在被屠殺中

卷之二

七月 日下事

十一 國博，四比七十九 珠火

十二 魁岳登陸了

十三 淮河。天津。轉會了

十四 二週年紀念

一 國博紀念

卷之二 目錄



月色瀟灑中，有人發言了，「各位同志。在去年今夜以前，我還是個教書先生，不解得打架，更不解得殺人。自從去年今夜在天津五馬路上巷戰之後，我換了一個人，鍛鍊出了我全身的氣力，也鍛鍊出了我全部的胆量。這個故事，我已經給各位說過好幾次了，無須我再說。但今晚晚上，值得再提一提的，便是今夜是個週年紀念。今夜是，我榮譽之夜。」說到這裏，接着有一陣掌聲。那人接着道：「榮譽之夜，是人自己造出來的，並不是天生的。人人得着機會，人人都可以去造個榮譽之夜。因此，今夜我想舉行個紀念，也就是給各位同志一個造榮譽之夜的機會。爲了去年今夜，我作了本縣遊擊支隊長，了今年今夜，到了明年今夜，也許各位的成績，比我強的多呢。」又是一陣鼓掌。

這位遊擊支隊長的演說完了，過了休息的時間，他輕輕地喝賊了一聲站隊。在稻場上坐着休息的遊擊隊員都站了起來，星月的光輝下，看見他們雙行站着。在他們隊伍面前，相對的站立了一個人，便是剛才說話的遊擊支隊長。他看了一看衆人便道：「現在準備出發！自天色晴朗以來，我們有一個星期，沒有什麼戰鬥。敵人必以爲我們在月光之下，必不敢去襲擊他的隊本部。今晚我們分作兩隊進攻。王分隊長，帶第二分隊，進攻源潭鋪寨子的正門。不必衝開他的鐵絲網，只是隔着那條河溝，你們在水田裏牽制了他。我們由裏面衝出寨門來的時候，奪了他們那挺機關槍，你們就接應上去。我的任務，也

他們們。寨子後身溝溝裏，有一個陰溝涵洞，直通到山上王恆升雜貨店菜園裏水池子裏。這是我們去年修下的暗路，敵人大概還沒有發現。我們這個伏筆，就預備着巷戰時候的一條退路。現在不然，要專着二條進路。今天晚上，我帶第一分隊十八個人，由那涵洞裏去巷戰。衝進去是不成問題的，至於是不走能衝得出來，就全靠你們在正面佯攻的人，引開他們對寨子裏的注意力。但是，我相信我們衝進寨子去的，一定是衝得出來的。他們藏在源鋪潭寨子裏，也不過百十個人。去年今夜，我拿鋤頭也殲滅過整隊的敵人。今年今夜，各人有槍，有手榴彈，又是乘他冷不防，爲什麼不能打勝仗？同志們，大家努力。這一番言語，用不大高的聲調，在星月光下發出。大家雖是靜悄悄的聽着，但各人的心裏，却是敞開水那裏沸騰。在十分鐘之內，大家準備妥當，各人肩上抗着槍，胸前掛着手榴彈。人成了單行，在小山崗子上的小路上走。月亮斜照了人的影子，一串地斜倒在地面上移動，水濕了的草鞋走着乾路，沒有一些聲音，但在每個人肩上的槍枝，鋼鉄的光亮與天上的月亮映着光輝，透着有點殺氣。八十分鐘的行走，發現稻田的平原上，矮湧着樹木房屋，一叢黑巍巍的影子，那正是源潭鋪的寨子了。於是這位支隊長在月光下站到路邊作了一個手勢，通知了在後引隊的王分隊全隊同志，立刻分作兩股。支隊長所引的十八個人，各開了人行路，將身子俯伏在兩尺高的稻科裏，順了田埂，走向寨子後的河溝裏去。這河溝約

寬五尺寬，兩面河堤高高築起，河床陷下去丈來深。淺淺的水，在本沙上流着，不過兩寸的深度。水在沙面大灘灘有聲，入由岸上，悄悄的溜到河裏，流水觸着脚面，雖是有些冷冷的響聲。然而河堤兩面，來的響聲，正河灘一般，响着，比這響聲大多了。這支隊長第一個溜進河溝裏，當他看到水裏有花影子，急急回頭看看天，月亮亮，那月亮在河堤兩棵高大的柳樹梢上，露出了半邊銀臉，好像笑着對人說，放心去罷。這支隊長這四野的稻田，在四週的小山崗中間，搖動着一層層青浪，發出沙沙之聲。日本鬼子在河溝裏守過，沒有了農民，沒有了鷄犬，因之沒有了村莊。只是敵人未來以前，鄉農種的稻禾，却自然的生長。在大地如死的情境中，沐丸一個站在河溝裏。大家順了河床走。來到一所乾開口下，兩岸簇湧了兩排蘆葦。支隊長站定了腳輕輕的響。在這裏。他分開了蘆葦，就發現了岸脚下一個掉而大的窟洞。將隨帶的手電筒向裏照了，照，聲音長得很厚，並無手脚印子。雖然這敵人不會曉得。隨着燈光，支隊長一次次的烏龜慌亂着四處爬。支隊長向洞外叫了一聲隨我來，直背了肩上的槍，兩手按地，在洞裏爬。隨着向後。他的手電筒，開了電門子插在腰間皮帶上，光射在洞底，反映着全洞有光，將後面十八個人，引着。這樣爬了百十步，洞壁的小石塊，變了大石塊，這是寨子的脚脚下了。再進不進，便是洞裏。支隊長說着，直了腰帶裏的手電筒。黑越越的向前，已看到了一輪混濁的光影。他心裏和血裏都響着

然而他的身體，却十分的鎮靜，從從容容向前爬。那光線越來越大，便發現了洞口。這洞口外正像洞那端一樣，長了一叢很深很厚的蒿草。蒿草外是一口小塘。這隊長由蒿草下伸出頭向外看，月亮正好掩蔽在一片薄雲裏，似乎她又有些就心，先覺得躲起來了。夜光隱隱中，看到這潭潭鋪的房舍錯雜的排在夜空裏。暗暗地說了一聲久違。這個念頭未完，早聽到拍拍拍機關槍響了。接着在野屋影外面，一片呼溜溜的響笛聲。是了，第二分隊，已進攻寨門，敵人向外開火了。支隊長將電光對洞裏照了兩下，知會裏面人出來。他首先爬出蒿草下，走上塘岸，站在一架瓜棚下。十八個人陸續出來了，看到箇前是一片菜園，菜園前的屋子一排，那是寨子背後，有兩幢屋子裏，窗戶向外放出燈光，只是幌動。機關槍將敵人驚醒，他們正忙亂着去守寨子前後兩座吧？這支隊長作了個手勢，大家俯伏在地下，向屋裏下爬。支隊長是最前一個，手裏提了步槍爬着，預備隨時都舉起來射擊。然而沒有一點攔阻，他們很從容的爬過了這片菜園。牆腳有十來棵桑花，他們由菜地溝裏陸續爬起來，站在葵花陰下。

二十九個人靜靜地站着，連呼吸都要忍住了。支隊長兩手握了槍，四週打量了幾分鐘，除了那寨門口的一叢蒿草，一前一後，在互相呼應着射擊而外，一切響動都沒有。天上的月亮，已經斜過屋脊，漸漸地大。水塘裏的青蛙，有時啾啾兩句，好像叫着前進，前進，於是他們圍了圍圍圍着人家走。

裏面在隊長後的第一個戰鬥員，就是源潭舖街上的人，他知道那一堵牆是那一家房屋後身。他隱在門邊，藉着手勢，告訴隊長向那裏走。於是他們由一扇歪倒的後門，走進一大家人家裏去。這屋矮小，又缺少窗戶，裏面漆黑。雖然門戶洞開，裏面却沒有人。在星光下露出一方小天井，微光映着前面是個店堂。店門開了一小扇，可以看到店門外的街。支隊長走到門邊，由門縫裏向外張了一下，並沒有什麼。大着胆子，伸頭向外看了一下，糟了！這街上正有兩個敵兵，站在下手人家屋檐下，眯咕了閉話。不敢仔細看，立刻縮轉身來。因將手牽着兩個力大的隊員到身邊，輕輕的對耳朵裏說了幾聲。說畢，支隊長在前將店門輕輕的給它完全敞開。步槍已背在肩上。拔出背上皮鞘子裏的大刀，側着身子，竄出了大門。那兩個敵兵，還站在屋檐下閉話。他一個箭步，跳上前去。看得親切，兩手舉起刀來，向背對這裏的一個敵兵斜肩砍去。這個敵兵倒了，那個敵兵嚇呵了一聲。他舉起槍來，橫了槍把，便向隊長砍着。但第二把大刀，一條白影，已由旁邊砍到那敵兵手上。他歪了一歪身子，第三條刀影，已落在他肩上，他也倒了。個迅速的了結此事，沒有什麼大響動。由店裏出來的十幾名同志，各端了槍，正警戒着後路。窄窄的鄉鎮街道，看不到十幾戶人家。但覺前面是寨門，門邊一個磚堆的機關槍掩護地，由寨牆脚下，拍拍拍響着槍。他們還是全力注意着寨外。這裏相距那裏，不到十丈。這腳步的響動，似乎已驚動了他們。

着人聲，轟地開始起來。這實在是不容再遲了。支隊長將湯在手上的手榴彈，抄開蓋子，便丟了過去。轟的一聲，腳牆一濺烟火噴起。接着第二下響，那機關槍的聲音就寂然了。隊長引着十八名同志，奔上寨門口，正好幾個拿步槍的敵人，由人家屋裏搶上了大街。當面碰到，已無開槍的機會，彼此槍刀互為一陣。遊擊隊在絕對優勢之下，不到五分鐘，便將遭遇的敵兵，殺在亂刀之下。大家已是逼近寨門作戰，立刻搶着開了寨門，由三個弟兄們跑出去，將門外跌絲網的門扯開了，一面將手電筒在稻田上打着路號。那在前面小路上進攻寨門的第二分隊便飛跑了前來。支隊長帶了一部同志守着寨門，各伏在人家牆腳下或土櫃台子下，只等敵人前來。第二分隊擁進了寨門時，大家就越發胆子大了，順了這條窄路向前衝。散在四週寨牆下佈防的敵兵，雖聽到兩下手榴彈聲，在十幾分鐘內，他們還沒有得着遊擊隊衝進寨子的消息。及至第二分隊，由正面衝向前來，敵軍側面兩個哨兵，在寨牆上才發現了鐵絲網門已開，便連連鳴槍報警。因之遊擊隊衝進街的一半，已與敵兵遭遇。但敵兵並沒有露影子，只是刷刷刷的，面對面還要放着槍。支隊長見敵人將火線封銷了去路，料着他們胆怯，不敢衝向前來。但每隔五七里，便有敵一小隊駐守。這裏槍聲響了許久，恐怕別處敵兵來救，這裏是不可多得的了。高轉頭來，衝寨門的同志們說了一聲放火。弟兄們身上有帶着酒瓶子裝的煤油，將煤油倒在兩店舖的門板上，燃了

炮聲驟起，立刻就是好幾個火頭。風正向着敵人那面吹，火鏡竄出得人心，擋住了敵人的來路。支隊長帶了十名弟兄，在街兩邊屋檐下，蛇伏着監視敵人，掩護了進寨的兩隊人退却。將敵屍身上的武器，搜出來也不給他留着，已全剝了下來。守寨門的那挺機關槍，早由三個弟兄拆卸了扛在肩上，先揀出了寨門。支隊長看到本部人脫險了，也就帶了十名弟兄出門。那寨子裏街上，敵人的步槍，還隔了火鏡回不往。族長午飯後告訴人說，我們並沒有追上來。前來，前軍團圍困寨子，支隊長帶了十名弟兄出門。回頭十分鐘後，他們已離開這稻田的平原爬上了一座小山崗。這山崗是邱陵地帶邊沿，叢叢密密的松樹林子，直接天甜山脚，白天敵人也不敢聚。這半夜裏簡直是保險箱裏了。支隊長走到隊在前面，看着裏面的月亮，變成了半個面盆大，金黃的顏色，落在西邊小山頭上。源潭舖寨子裏，三股火鏡，直冲天際，火鏡裏一陣光，放流屈似的，有帶了響的火星四處射出，正是燒着敵人的軍火了。那火光映着這邊孫林林也是紅的。支隊長站定了脚，向平原上望望，笑道：這紀念會辦的不錯。弟兄們把直徑的東西放在地上，排隊點名。同志們將帶來的東西，放在松樹脚，大家在空曠的地面排了隊，分隊長喊着報名數。排了三軍六位，二個不會短少。檢點地面的查獲品，機關槍一挺，步槍七枝，手槍七枝，擲彈筒兩枝。支隊長點完名，大家是突然一陣笑聲。支隊長，時間還早，引住了。

團長笑說：月亮落山，天也亮了，我們快點回去。去年今夜，一場巷戰，是一場惡夢，今年今夜，不逼開關玩笑罷了。各位是安分的莊稼人，我是一個書生，一年或幾個月磨煉，我們把巷戰也看得很平常，找着敵人打。假使我們有飛轂大砲，老早我們把敵人打落海裏去了。那分隊多道：報告隊長，我們今夜這一仗，雖沒有去年那一仗打得好，但是我們將來說給人聽罷，也是很風光的一件事呢。隊長哈哈一笑。這時，天慢慢變了灰色，殘星零落散在天上，月亮已不見了。他掏出表來，將手電照着看時，快四點半了。想到去年今夜此時，正夾了皮包，預備離開天津，而敵機已開始丟彈了。此身未死，留得今夜，又報了一回仇，明年今夜，也許回到了天津吧？他昂頭四顧大別山巍峨的影子，已在北邊天脚湧出，一切大地上的低矮影子，都向大別山俯伏着。自己的隊本部就在那巍峨的影子下，此時看來，彷彿那山也雄赳赳有得色了。回看留給敵人的那叢火，還是在迷濛的地上，向上冒着成團的紅烟，也像很高興地恭祝他這個週年紀念。

讀者要知道這個週年紀念的本事嗎？下面就是：

義賊之夜 一週年紀念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

...